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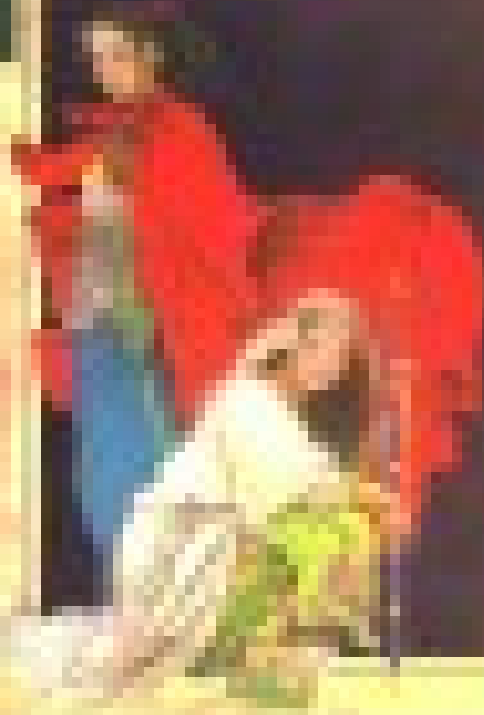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武俠小說精品大展

慕容美作品集

一品紅



一品紅



台灣名家武俠小說精品大全

一品紅

下

(台灣)慕容美 著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一 章	黄金万两一人头	(1)
第 二 章	微妙的战局	(13)
第 三 章	锋芒初露	(37)
第 四 章	长安风雨	(53)
第 五 章	虚虚实实	(67)
第 六 章	步步惊险	(86)
第 七 章	毒龙谷	(101)
第 八 章	一试再试	(115)
第 九 章	绝谷逢高人	(138)
第 十 章	十绝武学	(153)
第 十 一 章	雪天奔少林	(171)
第 十 二 章	怪僧怪道	(188)
第 十 三 章	得赠神兵	(211)
第 十 四 章	紫纱巾	(233)
第 十 五 章	第八龙	(245)
第 十 六 章	神秘任性公子	(255)

第二十章 小院密会

朱元峰回到四海通后院时，已是晚茶时分，南宫华正在假山旁边，一张方几上埋头作画。

朱元峰咳了咳，笑道：“兴致不错嘛！”

南宫华头一抬，眨着眼皮道：“你怎么爽约了？”

朱元峰好像没有听得，忽然笑着道：“大公子，假如你有兴趣，咱们来订个互惠约章如何？”

甫宫华放下画笔，双掌支颐道：“愿闻其详！”

朱元峰笑笑道：“就是‘一问换一问，一答还一答，有问必答，答必如问！’过去这段时间内，你有话要问我，我也有话要问你，有了这项约定，岂非大家方便？”

南宫华头一摇道：“不来！”

朱元峰诧异道：“为什么？哪里不公平，还是怎么的？”

南宫华淡淡道：“划不来！”

朱元峰瞪眼道：“说清楚点好不好？”

南宫华哼哼道：“这不已经够清楚了么？我所要向你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；而这个问题我自己就能回答。”

朱元峰好气又好笑道：“自己能回答的问题，还算什么问题？”

南宫华道：“不相信是不是？好，我来说说清楚吧！我将要问你的，想你也已有数，那就是：‘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’我

为自己拟的回答则是：‘去了呀，不信我可以说出全部经过！’
阁下，如何？”

朱元峰因预期落空，不禁有点恼火道：“你又不知道我要问什么，怎能亏定一定划得来，划不来？”

南宫华微笑道：“清楚之至！”

朱元峰瞪目道：“清楚什么？”

南宫华笑道：“‘清楚’你要问‘什么’！”

朱元峰晒讽道：“像这样下去，不消多久，你大公子岂非马上就能呼风唤雨了？”

南宫华侧目道：“要不要来个打赌？”

朱元峰胸口一挺道：“赌王——”他本意是想说、“赌王之徒，难道还怕跟人打赌不成？笑说！”话甫出口，顿感失言，尚好收紧得快，只说出赌王两字。

南宫华眼皮一眨道：“赌王怎样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我是说，赌王来了我都不怕，何况是你。”

南宫华道：“那你刚才为何不一口气说下去，而只说出赌王两字，便忽然停下来了呢？”

朱元峰笑了一下道：“总觉不礼貌……”

不是么？徒弟公然声言不怕师父，成何话说？而南宫华这时却将朱元峰这句不礼貌作了另一解释。

当下头一点道：“总算你还能自我检点，能看在这一点上，现在不要你打赌，我来说你一个口服心服吧！”

朱元峰这下倒真是弄拙成巧了。

南宫华注目从容道：“你想向我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，依你本意，一定想问我丢去追魂史手上的，是样什么东西？不过，你知道这一问题我可能不愿回答，以你老兄之聪明知趣，

自然不肯放无的之矢，所以，你必然会退而求其次，改问我叫神仙拐出场之前，手上翻的是一本什么册子！”

朱元峰不自禁发出了一声轻哟。

南宫华微微一笑道：“如何？没有猜错吧？”

朱元峰词色已露，对这一点自然无法再饰辩。

南宫华又是微微一笑道：“假如你要问的真是这个问题，那么，我现在不妨这样告诉你：这与我刚才想问你，而结果没有问出来的那个问题一样——自己应该能够回答！”

朱元峰一怔道：“你是说……你那本小册子上，记载了些什么，我……我应该清楚？”

南宫华头一点道：“不错！”

朱元峰攒眉思索了片刻，最后摇摇头道：“抱歉，我朱某人可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聪明。”

南宫华笑了笑，要朝方几上那幅画纸一指道：“那就不必多伤脑筋，还是来欣赏我这幅画吧！”

朱元峰走上前去，目光所及，先是微微一愣，继之恍然大悟。

宣纸上是一幅淡墨像素描，这幅素描所勾划者非为别人，正是他朱元峰刻下经过易容之后的面目。

南宫华一笑接着道：“现在明白了没有？这是我南宫华最得意的一手，不论识与不识，你如能述诸于口，我便能绘之以形；虽未必逼似酷肖，却足以留神传真！所以说，我那本小册子纵不能称之以‘武林宝典’，但名以‘人物大全’尚属当之无愧。怎么样，将来有机会要不要来个‘三跪九叩首’？”

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小子昨天见了小金狐和长短叟，只是一眨眼，便认出对方是谁！

朱元峰抬头道：“都是令师说给你听的？”

南宫华淡淡侧目道：“你想会有谁？”

朱元峰星目一转，忽然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开始‘排除双角’，好好地谈个新的问题怎么样？”

南宫华听得一愣，惑然道：“‘排除双角’？”

朱元峰点点头道：“是的。意思就是大家用不着勾心斗角，也用不着转弯抹角，开门见山，打开窗子说亮话！”

南宫华笑了笑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！做人本该如此，交友尤应如此！”

朱元峰道：“明白一点说，你刚才丢给追魂叟的是样什么东西，我的确想知道。现在我只问一句：在什么情形之下你才肯告诉我那是一样什么东西？”

南宫华不假思索，断然回答道：“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说！”

朱元峰静静接着道：“非说不可！”

南宫华一咦道：“什么？你竟想来威胁我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够条件！”

南宫华眨眨眼皮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也许你并不想向我问什么，不过，有一件事，对你而言，却属非知道不可，我如拿它来向你交换一项回答，保证其分量足称而有余！”

南宫华眼珠滚了滚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南宫华不是一个容易改变主意的人……不过，我也并不反对给你一个，进一步打动我心坎的机会……起个头如何？就像我们小时读私塾，夫子叫我们学写文章，终会教我们一二句：‘夫圣之贤之道——或昔人有言——’之类的提示那样？”

朱元峰摇头道：“平等交易，以货易货，不送样品！”

甫宫华微微一等道：“你这样想，就大错而特错了。我的‘样品’早已送出，不是么？如非‘货’色好安能使你动心；同样的，你说你的消息，对我如何重要，我却不知道；心不动，则意不乱，如你不先让我知道这件事对我重要到何等程度，这笔交易，如何做得成功呢？”

朱元峰淡淡说道：“好！这是阁下自己要求的，希望它不会吓坏你——事关阁下生命之安危！”

甫宫华大笑道：“吹啦！”

朱元峰道：“阁下如连这个也不在乎，朱某人自然无话可说。”

南宫华笑着道：“要不要我为兄台稍微解释一下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今天本来就是个闲聊的好天气——是不是先去叫伙计弄点酒菜来？”

南宫华又是一阵大笑，笑走后说道：“生意人，和气生财，你已经动了火，哪里来主顾上门？哈哈！好了，你听着吧！南宫华今天，楚歌四面，除我而后甘者，不知凡许，何以我南宫华仍能悠哉悠哉？彼辈心有余，而力不足也！懂了么？想力。害是一回事，害得了害不了，又是一回事！准此而论，纵有消息不利于我，又何足奇？”

朱元峰缓缓点头道：“闻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朱某人‘现买现卖’，格于形势，只好当场减价了！”

南宫华摇头道：“这与——”

朱元峰拦着道：“先听了提示，再表示意见如何？”

南宫华点头一笑道：“好！”

朱元峰仰脸道：“童年回忆，甜蜜美好，儿时嬉友，终生难忘，这一点朱某今天终于获得证实。”

南宫华一呆，张目道：“你是说——”

朱元峰缓缓接着道：“我为我们那位金星武士居然一眼认出我这个幼年玩伴而感到激动，也为之深深惭愧。想当年，四手泥污，垢面难辨，谁会知道十多年后，我们之间，一个风云叱咤，名满武林，妇孺皆知，一个却沦为衣食不周，形同小叫化？唉！”

南宫华迫不及待地，忙问道：“他——人在哪里？”

朱元峰悠悠然反问道：“追魂更接去的什么样东西？”

南宫华道：“你先说，你说了我一定告诉你！”

朱元峰道：“如易地而处，朱某人无妨慷慨，无奈我朱某人比你任性公子的武功差得太远了！”

南宫华道：“你不信任我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南宫华似乎有点生气，忍耐着又道：“我怎知道你这话可靠不可靠？”

朱元峰道：“所以说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并没有向你先问追魂更接去的是件什么东西呀！”

南宫华眼珠一转，忽然道：“且慢，你刚才说‘减价’，无异已然表明，此一消息只是另一消息之‘饶头’现在你得先说出那项主要消息！”

朱元峰侧目道：“公子不是不在乎么？”

南宫华道：“有些东西宁可一买下来便成废物，但是只要付了银子，在秤头什两上总不能吃亏！”

朱元峰抓起那支画笔，于桌面写道：“追魂叟者，冒牌货也。”

南宫华猛然一呆，好半晌方才说道：“这……是……谁告

诉你的？”

朱元峰迅速抹去字迹，低答道：“明天你亲自去向他证实吧！”

南宫华又是一呆道：“金星武士？”

朱元峰仿着刚才的语气，侧目淡淡道：“‘你想会有谁’？”

甫官华忙接道：“明天我去那里找他？还是他到我这儿来？”

朱元峰轻嘿道：“到你这儿来？哼！那位姓朱的，可不比我这个姓朱的，须知‘金星武士’这四个字，在武林中，论分量，可也不比‘任性公子’四字逊色多少！”

南宫华皱了皱眉道：“那么，我又去哪里找他？”

朱元峰沉吟着道：“这得让我想一想了，唔……他说……不许将他的行踪泄露给任何人，如果我要找他，可去……唔，这样好了，今晚我出去联络一下，先看他答应不答应，假如他不答应，谁也无法可想……当然，我会尽量劝说他……万一他答应了，我再来给你回信……这样好么？”

南宫华道：“天已黑了，你就快去吧！”

朱元峰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早上出栈时，我似乎看到，在碑林被欧阳姑娘踢伤的那名少年，跟另外一名年事相仿佛的小子，打后面巷子匆匆走过去，不碍事吧？”

南宫华冷笑道：“就怕他们不来，只要落入我眼里，若他们跑掉一个，我南宫华三个字倒着写！”

朱元峰又道：“日间听人传说，这批小子好像都是什么龙，什么虎的门下，你可不要过分将对方瞧轻才好。”

南宫华冷笑道：“师父来了，一样照率不误！”

朱元峰故意咬了一下道：“听你这口气！”

南宫华哼哼道：“跟你说了，也是枉然，当今之世，除了两个人，我南宫华一时还想不出，有谁能是我南宫华的十合之将呢！”

朱元峰顺势接着道：“哦？两个人？一位当然是令师了……咳……还有另外那位是谁？”

南宫华眼一瞪道：“谁？你！”

跟道，忍不住噗哧二声，笑骂道：“鬼头鬼脑的，就是想套话，你以为你比谁都聪明是不是？快快滚你的罢！”

朱元峰扮了个鬼脸，一笑转身，向前厅走来。

他向伙计要了一份酒菜，一边吃着，一边思考，为自己订约会，倒满新鲜有趣的。

他第一次感到十绝武学的可贵，若是普通易容术，眼光锐利如南宫华者，不早就看出破绽来才怪！

而今，约是订下了，来日见面，又将如何安排？

同一时候，长安东城，天水王记者糟坊的后院中，飕的一声轻响，自厢房屋顶悄然飞落一条灰色身形！

这儿是丐帮第一分舵——长安分舵所在。刻下现身者，正是三残中的那位长短叟。

长短叟飞落院心，只是西厢房灯光一暗，一名脸色憔悴的少女迎在门口问道：“追上没有？”

长短叟嘘了口气道：“勉勉强强。”

少女急问道：“何许人？”

长短叟走来屋中道：“六逸中那个口是心非，言行不一的。老家伙！”

少女微微一怔道：“‘毒心圣’紫元龙？”

长短叟点点头道：“七八年不见，这老家伙脚底下益发滑

溜了！”

少女似乎有点迷惑道：“你们……‘三残’与‘六逸’，不是一直都相处得很好么？”

长短叟抓起桌上的酒壶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是的，不能算不好。”

少女更为不解道：“那么，刚才……他……为什么要那样做？”

长短叟四下嗅了嗅道：“狗肉还没烧好？”

少女向门外望了一眼道：“不晓得啊，刚才孙乞丐进来倒了半碗酒，说是调味用的，大概快了吧？毒心圣先前为何那样做，前辈还没有告诉我呀！”

长短叟哼了哼道：“这就叫做‘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’”

少女茫然道：“您是说——”

长短叟嘿嘿道：“说什么，老家伙是想考究考究我跛子，看我跛子多年不见，是否有所长进，还是故我依然！”

少女哦了上下道：“原来是开玩笑？”

长短叟好像跟桌上那把酒壶有仇似的，眼角溜过来，又溜过去，终于又度一把抓过，狠狠的又喝了两大口，方始心满意足的放下说道：“全是开玩笑，倒也不见得。”

少女又是一哦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长短叟抹抹嘴巴道：“首先报告你丫头一个好消息，早上救你出牢的，果然就是那小子！”

此刻灯下这名少女，正是蔡姗姗，这时一听长短叟说出朱元峰果如跛子早上所猜想的仍在人间，一时疑幻成真，反而不敢相信，樱唇微张，星眸圆瞪，玉容激动过度，益发苍白得不见一丝血色，紧握着的两只玉手也止不住微微颤抖起

来。

长短叟深深叹了口气道：“这该是这位紫老儿，多年不见后，送给我跛子最好的一份见面礼了！”

蔡嬷嬷喃喃道：“他……他老人家……真能确定么？”

声音是那样的低微，那样的飘浮无力；说时双目直视，只有嘴唇在轻轻翕动；就仿佛这声音是由另一个人，发自遥远的地方一般。

长短叟亦好像自竞技场上退下来的一名优胜者，在一场激烈搏斗后，首先感到的不是荣耀和喜悦，而只是一身无比的疲累一样；这时又是一声长叹，垂下头去，好一阵之后，这十又缓缓抬起头来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他们还相处了一段时间；自然不了。”

蔡嬷嬷拭了拭眼角，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们……还在一起？”

长短叟摇摇头道：“早就分开了。据说在大除夕前一天他们忽然于城中看到百花谷五名女弟子，当夜由老儿出去打听，最后老儿发现，五女业已中算遭擒，于是，老儿便在暗中跟随呵护，想看看那名幕后主使者为谁。第二天，五女被一车送到城外冷面班的书棋山庄，而那位幕后歹徒，竟是你丫头以前的那位八师叔，玉龙古振华！”

蔡嬷嬷不期然轻轻一啊。她显然对她以前那位八师叔之为人，也早有所闻。

长短叟接着道：“老儿本打算在必要时再出面，不意我们那小子智勇兼备，竟将如此一件大事，处理得头头是道，漂漂亮亮。据说，最后玉龙古振华那厮，居然阴沟里翻船，还吃了大亏！”

蔡姍姍笑了，笑容是无力而柔弱的，但却闪着隐约的动人光辉。

她低声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小子将五女打发上路，老儿见小子足堪自保，便未现身相见，因为老儿另外有要紧事。”

蔡姍姍关心地插口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老儿觉得，九龙中的玉龙忽然出现长安，问题似乎不简单，果然，经过老儿跟踪数日之结果，老儿最后发现，到昨天为止，除了你丫头以前那些师兄弟不算，单是九龙等九个老贼就到了一半以上！”

蔡姍姍一呆，张目道：“真的？”

长短叟摇摇头道：“你丫头别怕，他们尚不至为了你丫头而如此劳师动众，同时，你丫头既然来了我跛子身边，就不看朱家那小子的情面，我跛子也不能任谁自手中抢了人去！”

蔡姍姍粉脸一红，低头道：“谢谢跛前辈。”

长短叟接下去说道：“刚才，那老儿来，便是为了向我跛子下警告，他要跛子早为之计，最好尽快将老聿和老驼找来……”

蔡姍姍急忙道：“是啊，聿前辈和驼前辈，他们两位如今都在什么地方？”

长短叟耸耸肩头道：“谁知道？我们三个残废，一年才碰一次头，今年聚会之所，虽然凑巧选在长安，可是现在尚在春头上，离五月五的约期，还差好长一段时日呢！”

蔡姍姍发愁道：“这怎办？”

长短叟淡然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办的，老儿说，一千老贼们，目前都还蛰伏着，似乎在等待什么，好像短期内尚不

致公开露面。再说，‘三残斗九龙’，三三得九，我跛子虽说只有一人，至少还有一顶三的机会在！”

蔡姗姗皱眉道：“这样下去，终究不是办法，前辈最好还是早点打算一下，犯不着意气用事，睁着眼睛吃亏……”

长短叟咳了咳，没有开口。

蔡姗姗改口问道：“那么，那位紫前辈现在去了哪里？”

长短叟笑了起来道：“招兵买马去了！”

蔡姗姗一怔道：“招兵买马？”

长短叟笑笑道：“可不是，老儿认为这将是一场大风暴，他怀疑他们六逸的几名冤家对头，届时很可能也会赶到，所以老儿决定未雨绸缪，先期设法跟几个老搭档联络一下，以免到头来光挨不还。”

蔡姗姗道：“您瞧，人家紫前辈这样做就对了！”

长短叟向她端详了一阵道：“丫头，你气色太差，先去歇歇吧……吃过饭没有？”

蔡姗姗点点头道：“吃过了。”

长短叟挥挥手道：“那就快去休息吧。”

蔡姗姗刚刚起身，长短叟忽然欢声道：“好，好，端过来，害我破子口水流掉几大碗，非有两条后腿不足以补偿，再去搜坛酒来！”

进门的那名丐目道：“啊，前辈回来了么？我们冯、申两位副舵手，刚刚还在念着您呢。”

长短叟点头道：“去叫他们两个来，顺便报告一下曲池之会的经过！”

不一会，冯、申两位副舵主双双入屋，正是傍晚跟踪朱元峰的那两名四结弟子，长短叟下巴一抬：“对面坐下，先将

大会所见说来听听！”

当下由那位冯副舵主将大会经过，以及朱元峰的交待，一一详细说出。

长短叟嘴里嚼着狗肉，两眼望着桌面，边听边点头，不住自语着：“嗯，嗯，我明白了……”

最后，申副舵主插口问道：“前辈能否告诉我们，冒本帮五结弟子的那名老者，他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？”

长短叟拿筷子敲敲锅边道：“烧得不错，你们也来吃两块！”

申副舵主仍不知趣道：“晚辈是说……”

长短叟两眼一瞪道：“你们不吃，是不是锅里做了手脚？”

冯副舵主眼色一使，抢着陪笑道：“是的，老申，我们来陪跛子前辈干两盅。孙二何在？去拿两副碗筷，顺便再搜一坛酒来！”

另外，在北城那座神秘的古宅中，一条颀长的身形，正在一灯如豆的大厅内来回踱着。

借着微弱的光亮，依稀可以辨认出，刻下踱于这座古宅中的神秘人物，他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日间在曲池旧址，接下南宫华一件神秘物事的武林当代“总盟主”——“七步追魂叟”阴符威。

灯油渐枯，灯光愈趋黯淡，大厅内也益发显得阴森可怕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厅前庭院中，忽然传来呼的一声微响，有如一阵清风轻轻吹过，厅中人一怔神，拧身向外低问道：“是九叔来了么？”